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边强

唐卡艺术

唐卡溯源

◎ 刘忠俊

时代的浪潮

有了公司的介入,唐卡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项目策划、资金匹配、宣传展示等各方面,公司所具备的能力是家庭作坊、工作室难以比拟的。唐卡公司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唐卡艺术在大题材、大体量、新画风上的突破。诸如《格萨尔千幅唐卡》工程、《九色甘南彩绘大观》、《三国演义》百幅唐卡等大型项目,依靠传统唐卡作坊是难以实施的,正是许多唐卡公司的合力,既推动了唐卡经济的发展,也扩大了唐卡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然而,近几年来,唐卡“大项目”“大题材”“大体量”过多,若创意重复,短板未补,片面追求体量大、数量多而忽视绘画水平,则是欠妥的,值得从业人员警醒。

唐卡品牌也有了战略分工与协作。炉霍县为充分弘扬“郎卡杰唐卡”品牌,成立了郎卡杰唐卡协会、郎卡杰唐卡文化公司、郎卡杰唐卡传承人益西工坊、郎卡杰唐卡研究院、郎卡杰唐卡艺术传承基地和郎卡杰艺术酒店等。也有公司围绕一个品牌做大产业链,比如“北京竹林一时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内专业从事顶级尼瓦尔唐卡运营的文化公司,该公司不仅收藏、展览、销售尼瓦尔唐卡精品,还将尼瓦尔唐卡延伸至礼品、书籍等领域,并积极推动中尼文化艺术交流,其董事长乔国金因此荣获尼泊尔国家颁发的“尼泊尔艺术文化大使”荣誉称号。

公立学校的唐卡班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解决青年就业所需的职业技能,目前涉藏地区大部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都开设了唐卡班,聘请唐卡传承人担任教师,如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有州工艺美术大师甲央尼玛任教。部分高校也开设了唐卡课程和研究方向,青海民族大学还开设了唐卡专业本科班。

公立学校的唐卡班与工作室(私立学校)相比,具有诸多优势:学习知识全面、管理正规、有规范的学习计划和规章制度,毕业后有国家承认的学历证明,且学校环境更优。但不足之处在于,公立学校生源不一定都有强烈绘画热情,教学计划除技能培训外还开设文化课,学生实际操作时间相对工作室学徒较少,技术可能稍显生疏。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公立学校学生的发展更为多样。而工作室学徒因重复劳动多,技艺纯熟,却可能因文化短板缺乏眼界与创新能力,沦为画匠。两种教学体系,都需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

唐卡画院

甘孜藏画研究院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唯一由政府拨款、专门从事藏族绘画创作和唐卡研究的画院,性质为事业单位。首任院长是当年“甘孜藏画创作组”组长仁真朗加,画家有尼玛泽仁、翔秋志玛、陈秉玺等。1998年,十世班禅画师洛松向秋接任院长,新生代画家有亚玛泽仁、刘忠俊、陈刚等。藏画院还聘请了优秀民间画师为“院外画师”,包括达瓦、颜登泽仁、布根、青麦等。

五色海

第1143期

老街(外一首)

诗苑

◎ 石泽丰

尽头的日升月落
锻打成
任朝朝暮暮的吆喝
埋藏在身底
历年的风雨足迹
却不能将
头枕历史。酣睡

依旧薄命
沧桑之后,沧桑
撑起老街的灵魂
用残年的骨头
相互取暖、挡风
老态龙钟,紧挨着
屋舍一大把年纪了

风吹过来

缠得头痛
渐渐被一根光纤神经
老街繁华
开始反复争论
那时铁匠铺里的铁锤
算盘得意过的光阴
商贸兴市

打开一个人的心门
在日落的黄昏
风踩着疼痛吹来
谁的咳嗽声,声声掷地
巷子深处

看得一清二楚
我在巷子的尽头
唯一的方向
从那个方向吹来
风吹过来
风化了——
一块石板忧郁的翅骨

也有水滴在漏……
拧得再紧
如一个坏死的水龙头
岁月的痕迹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四季声音

清晨鸟鸣

◎ 章铜胜

入夏,气温骤然升高,一时难以适应。昨天夜里,天气有些闷热,辗转之间,一夜难以成眠。偏偏今早又醒来得早,睁眼看看窗外,天空才露出一点亮色,楼群还躲在一片暗影里,人仍感觉到倦意沉沉,也想躲进破晓前的一片暗影里,偷会儿懒。于是,只是欠了欠身,仍安心地躺在床上,继续眯着眼,打着盹儿。

以前,我很少在这样早的时候醒来,原以为清晨都应该是安静的,静到可以听见露珠坠落的声音;可以听清楼下早起的人们的脚步声。昨夜一夜没有睡好,就希望清晨安静一点,还能睡上一小会儿,可是,我错了。今天清晨,窗外的鸟鸣声异常吵闹,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么早醒来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窗外如此吵闹的鸟鸣声,一时间竟有些意外。在这样的一个早晨,那一片纷乱的鸟鸣声,正在撕碎一个本该清静的梦。我也因之而心生恼意,甚至有些迁怒于那些鸟了。

这几年,我家所在的小区里,树越长越高,也越来越密了,我不知道在那些树间,竟藏着这么多的鸟儿。我只知道,在春夏之交,小区里的那一湾浅浅的水里,藏了许多的青蛙,入夜,它们鼓噪成阵,在一片蛙声里,满天的繁星也显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进入夏天,天渐渐热了,蛙声开始稀落的时候,蝉声便一点点地密集起来。密集的蝉声,似乎在谋划着什么,它们企图撕裂所有阳光如金属般闪耀的时光。在苦夏,那样不管不顾的蝉声让人心烦。

可我从来都不知道,在初夏的清晨,窗外的鸟声是那样欢快热闹。我开始仔细地听窗外的鸟鸣,在一片众鸟喧闹声中,心中顿生的恼意竟渐渐地消退了。我听到了几分凌乱与嘈杂,也听到了几分的欢愉与兴奋,这和我以往的经验是有所区别的。此时,窗外的鸟声,是喧闹的,也是喧嚣的。

在清晨,我曾去城市附近的山上听过鸟鸣。靠近城市的山并不高,清晨,上山的人也不多,往山上走,人会越来越少,也渐渐觉出山的空来。山上空,感觉山上的鸟也不多。一声声鸟鸣,在空空的山林间,传得很远,听来清清爽爽。那些鸟声,有的清脆、短促,有的婉转、缠绵,有的如对歌般酬唱。

清晨,一步步地在山间走着,看阳光从树梢间一缕缕地斜洒进林间,能看见树叶上挂着的清亮露珠,能听见鸟声从远近不同的方向传来。若是站定了,甚至能循着鸟声,大致分辨出声音是从哪一株树的枝间传来。有时,甚至能在树的枝杈和叶间看到那只鸟的身影。有些鸟,是喜欢独唱的,它在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歌喉,很卖力,也很骄傲。有些鸟,在林中,用歌声寻找自己的伙伴,彼此隔着不太远的距离,大概很少有人能听懂它们的秘密吧。

少年时,我常在清晨牵着牛,沿着家乡的大湖走着。我迷迷糊糊地在湖堤上走着,牛跟在我身后,踏踏实实地吃着草。带露的青草,应该是清香甘甜的吧,不然,老牛怎么会吃得那样认真。它只顾低着头吃草,无暇顾及东方渐露的鱼肚白,更不愿意理我会。

在我的印象中,清晨的湖边很少能听到鸟声。我和老牛的动静,倒是惊动了栖息在水稻田里、芦苇丛中、或是菰蒲深处的水鸟,它们扑楞楞地飞起,发出一连串的叫声。有时,那样的叫声在清晨听起来,竟有着几分的凄厉,真的不知道,是我和老牛惊动了它们,还是它们惊吓到了我和老牛。

林间的鸟喧,湖边的鸟静。大概是因为水鸟们临水而居,它们都有一面可以映照的镜子,它们都有娇好的身姿,它们懂得在水边蹑手蹑脚地行走,懂得欣赏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美丽姿影,它们知道自己美,便不愿意用声音来表现自己。我还是希望能听到水鸟们好听的声音,如清晨的林间,如今晨窗外的鸟声,哪怕喧闹一点也好。

藏彝走廊

夜守老熊

◎ 阿期的确

时间就像一条小河,匆匆流淌,带走了许多的记忆。唯有“一件事”却像一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经过时光之水的冲刷,显得愈发明亮,闪耀在脑海,沉在心底,绽放出记忆的光彩。

五十年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九龙首届高中毕业,成了回乡知青,接受农村再教育。在生产队里,我无所不干,脏活重活都不挑三拣四,只要生产队安排了,就乐意接受,以干好为准则:修路建桥、耕地播种、挑粪锄草、改土运石、背交公粮、建房砌墙、砍火山地、放牧护林、抢险救灾等,什么活都干过。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增长了各种“三农”知识,所学知识得到了实践运用,融会贯通,身心得到了净化,灵魂得到了洗礼,“三观”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为报效国家和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一年后,我被推荐读卫校,毕业后从医十年,改行新闻采编十二年,又转行从政十六年,直至退休。往事如烟,岁月流失,记忆淡去,但至今难忘当年夜间守老熊的事儿。

我们那个加工厂生产小队,有二十来户人家,百十多号人,一百多亩耕地,分布在碉房坪、杨家坪、烂磨房、庙子处、转经楼、大火地等地方。周遭山林灌木茂盛,每当庄稼地里的包谷成熟飘香时节,山上的老熊嗅着香味,夜间就来包谷地里蹂躏糟蹋,大片大片的包谷就被偷吃掉。

夜间防守老熊成为当务之急。生产队及时在老熊常出现的地边地角,搭起简易守熊棚,安排青壮年去守护。

那时以小队为单位,白天统一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开生产队会议,先评工记分,确定当天的劳动报酬,然后开会学习政策,安排落实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散会后,青壮年就按生产队安排,奔赴各自落实好守熊点。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分赴到各自的守熊点,去夜间守老熊,防止老熊祸害庄稼地里的包谷。

作为参战守熊者,都不负众望。每晚十点左右,在满天星星的映衬下,大家开始点着火把,从东南西北陆续进场。远望火光晃动,为夜景添彩,吼声回荡山野,山上的老熊闻声恐惧起来。

进入守熊棚,烧起明火,烟熏火燎。紧接着,有的吹起震动山谷的牛角,有的吹起震耳欲聋的海螺,有的(因吹不起牛角、海螺)敲打声响不凡的简易鼓。整个山野星火点缀,整夜各种吼声此起彼伏,各样吹打“交响”震云霄,各守熊点有机联系,互补空隙。令老熊胆颤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夜空中的星星,如同璀璨的珍珠洒落在深邃的天幕,闪烁着无尽的光芒,见证着守熊者夜战。

夜间守熊场景多彩,可赞、可歌、可颂、可吟、可诗,一幅山野初秋人熊之战的交响合奏夜景风景画卷尽致展现。

守熊者坚持每晚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使出十八般震慑老熊的办法,让老熊胆怯畏缩不前。保卫包谷不受损,很少让老熊得逞。

生产队在安排守熊人员时,注重考量其守熊的基本条件和实战能力。当初,我向生产队提出守熊要求时,生产队长带着一脸担心的表情,先问我:“你吼声如何?”我说:“大!吼声可以!”又问我:“吹得起牛角、海螺吗?”我说:“这个没问题,吹得起,超常!”再问我:“你晚上睡睡大不大?”我说:“不大,易醒!”此时,队长脸上的担心表情舒展了些。最后问我:“你熬夜耐力如何?”我说:“还算耐得住!”队长脸上露出了认可的笑容。于是先把我安排到老熊不那么猖獗、相对易守的地方防守,实战历练。我不敢丝毫懈怠,一方面拜访守熊能者讨教经验,了解借鉴各种老熊偷袭包谷的案例情境,提升对老熊的认知;一方面晚上提起十二分精神,做到通夜明火不断,该吼时吼,该鸣牛角时鸣牛角,往复交替。枕头下放硬木,防止早睡,保持警醒状态。首战告捷,实现连续十多晚没让老熊偷袭半根包谷的佳绩。于是生产队长把我调换到老熊猖獗的地方防守去了。

当时我很担心,怕辜负众望。但转念一想,开弓没有回头箭,落子无悔,大丈夫行事当如此。我已经之前得到实战历练,现在发扬连续挑战的不屈精神,坚持再创佳绩,附诸连环防守。时间渐渐过了十多晚,没让猖獗的老熊触碰到任何包谷。邻近守熊战友,不时对我称赞起来!我说为时还早,检验到最后才作数。见分晓。那天生产队安排到深山老林砍合抱杉树开瓦板,费尽体力,大耗体能。夜间守老熊时,我感到精神不振,倦怠不堪,睡意持续袭来。但我强忍坚持过了子时、丑时,到寅时迷糊难忍,至卯时昏睡过去了一会儿!等

